

歷史空間

用兵如神非行伍

王兆貴

「一介書生」這個詞，最早是從戲曲中聽來的，通常是一個白衣公子上場來自報家門，無非是說自己功名無着，尚未婚配，自謙中帶有一些酸腐氣。後來又接觸到一些類似話語，如書生氣、書獃子、白面書生、百無一用是書生等等。於是，在常人的意識裡，書生成了無用的代名詞。

南朝宋文帝意欲北伐，武將沈慶之以為不可，極力予以勸諫。文帝不聽，反讓兩個文官向沈慶之發難。沈慶之說，耕田就該問農夫，織布就該問織女。皇上現要出兵，卻與白面書生商量，這事怎麼能成呢？自此，人們就用「白面書生」代指缺乏實際經驗的讀書人。那些仕途失意、窮困潦倒的讀書人，也常常以「百無一用是書生」自嘲。其實，這種自嘲並非出自真心，而是夾雜着抱怨和不服，一旦仕途得志，也多半不會再拿書生說事了。那麼，書生真的像沈慶之說的那樣不會用兵嗎？

有點閱歷的人都知道，在我國歷史上，真正會用兵的恰恰是書生，而且例子很多，歷朝歷代都有。需要界定的是，本文所說的書生，主要是指那些以武進身、征戰沙場的儒將，而不是那些以文進身、運籌帷幄的文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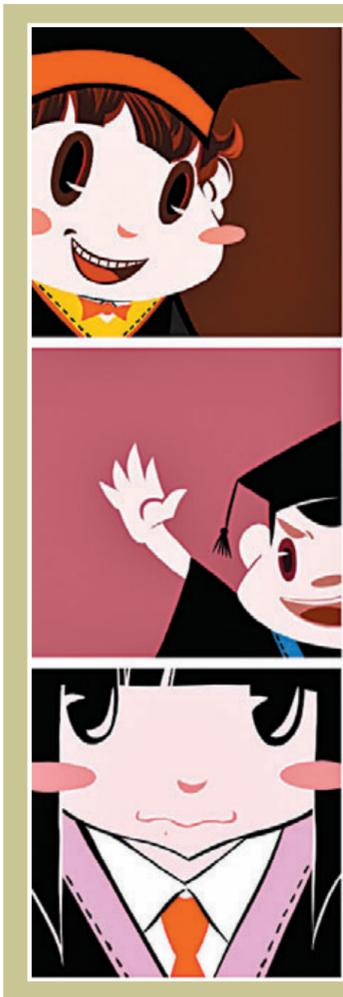
近一點的如曾國藩，一生治學修身，專精於為學之道、養心之道、自勉之道、成事之道、交往之道、理財之道、為政之道，可他領導的新軍，訓練有素，管治有方，打了不少勝仗。曾國藩的旗下，16位統領以上的高級軍官中，書生出身轉武行的11人。再近一點的如毛澤東主席，這位從湖南走出來的書生，嗜書成癖，終生不倦，詩文書法，功底深厚。在成為軍隊統帥之前，他最嚮往的職業是教師或記者，30歲之前沒有想到過要打仗，指揮作戰時基本沒有摸過槍，言談舉止也不像行伍中人，卻是舉世公認的軍事家和戰略家，不僅有軍事理論專著，而且實戰經驗豐富，很少打過敗仗，四渡赤水、三大戰役，無一不是經典戰例。

遠一點的如春秋時期的孫武、三國時的孔明、漢代的張良等，都是讀書人中大名鼎鼎的神機軍師。南朝梁有個叫陳慶之的文弱書生，「本非將種，又非豪家」，身板不壯，武藝稀鬆，連騎馬射箭都有些吃力，可他帶兵有方，用兵如神。他四十一歲始得拜將，十五年軍事生涯征戰無數，從無敗績。且每每以少勝多，每戰必勝。他所指揮的七千白袍軍，數次大破北魏軍。當時的洛陽有童謠頌曰：「大將名師莫自半，千軍萬馬避白袍。」毛澤東曾一再捧讀《梁書·陳慶之傳》，書中多處劃線圈點，有批注云：「再讀此傳，為之神往。」欽佩之情，溢於言表。讓今人多少有些不解的是，這樣一位戰神般的軍事奇才，歷史知名度卻不是很高。宋朝重文輕武，實行文官政治，抗金隊伍中的文人不在少數，如李綱、宗澤、余玠、虞允文、范仲淹、文天祥等。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詞人辛棄疾。提起辛棄疾，有人會吟哦「蛾兒雪柳黃金縷，笑語盈盈暗香去。眾裡尋他千百度，驀然回首，那人卻在，燈火闌珊處」，婉約綺麗，餘味不盡；有人會朗誦「想當年，金戈鐵馬，氣吞萬里如虎」，「醉裡挑燈看劍，夢迴吹角連營」，豪放激昂，宛然在目。辛棄疾若無戰場體驗，何來如此陽剛的雄詞健筆？他不僅領兵起義加入抗金隊伍，親率五十騎奇襲五萬金軍大營，生擒叛首張安國，而且還寫過《美芹十論》、《九議》等軍事論著，陳述抗金救國、收復失地、統一中國大計，可見書生抗金並非虛話。

有明一朝，書生帶兵打勝仗的人物就更多了。于謙本是文臣，國難當頭挺身而出，嚴厲駁斥還都逃跑主義，迎頭痛擊來勢洶洶的瓦剌軍，取得了京師保衛戰的勝利，挽救了瀕於傾覆的大明江山。袁崇煥並非武將出身，臨危受命鎮守遼東，與以文臣入武行的孫承宗協同守備，連續幾個漂亮仗打下來，後金鐵騎再也不敢輕易犯邊。更為奇特的是，那個以心學傳世的王守仁，每當大敵當前，都能應付自如，息江西民變，撫廣西邊患，平寧王叛亂，真正是「深沉有大略，用兵如有神」。王守仁本無心戰事，卻因風雲際會，讓他有了三次臨陣用兵的機會，而這三次機會他都抓住了，勝出了。如果說贛南戡亂、桂西撫邊是預有籌謀，不足為奇，那麼他平定寧王朱宸濠反叛，則是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，沒用朝廷一兵一卒、一糧一餉，出奇制勝的。明史高度評價說：「終明之世，文臣用兵制勝，未有如守仁者也。」

一個滿腦子詩書禮樂的文人，怎麼會用兵如神呢？道理其實很簡單，殺敵尤勇，用兵唯謀。我把它概括為四句話：文韜武略本相通，妙計能破百萬兵；何以決勝千里外，只因運籌帷幄中。在決定戰爭取勝的諸要素中，兵多將廣、糧草豐足、軍紀嚴明、訓練有素、天時地利、民心所向等項固然重要，但若不懂謀略和兵法，再強大的軍隊也要吃敗仗。王守仁不僅善詩文，工書法，儒佛老莊兼修，而且貫通知行合一之道，熟諳學以致用之法，尤其善於靈活機動、運籌策謀，自然也能駕馭戰爭風雲，不戰而屈人之兵。正如《明史·王守仁傳》所云：「當危急之際，神明愈定，智慮無遺，雖由天資高，其亦有得於中者歟。」

圖解：當年華青澀逝去，才會明白時間的可貴。



致青春

畫中有話

圖解：當年華青澀逝去，才會明白時間的可貴。

赤有可聞

青絲

炎夏有李



李子

網上圖片

人於盛夏，不勝溽熱，對清涼可口的食物也更為鍾情。魏晉士人的消暑祛暑方式，是列坐水榭之旁，彈絲品竹，觀荷吟詩，另把瓜、李浸泡在冰涼的泉水中，乘興取食，不僅味道清涼甘冽，亦富於風韻，令人心曠神怡。曹丕在寫給友人吳質的信裡，憶及昔年交遊，就有「浮甘瓜於清泉，沉朱李於寒水」的名句。炎夏食李，經此傳播，也成為了廣傳後世的一大宜夏樂事。

李子是很講究產地的果物，對氣候、風土的要求極高，即使是上佳名種，移植到了他處，也常有橘化為枳的現象，結出來的果實會又苦又澀，酸得扎嘴。晉代「竹林七賢」之一的王戎，園有佳李，擔心別人引種，每次賣李子都要在果上鑽洞，破壞核仁，以免他人獲得種子。此舉其實純屬多餘，嶺南的南華李、江南的樞李，都是名滿天下的佳種，但別地都無引種成功的例子，最為常見的還是隨意栽植、味道酸澀而無人採摘的苦李。王戎因此留下鄙吝的千古罵名，也是活該。

每年最早上市的是一種青李，色澤青郁，鮮潤如翠竹。這種早市李子，很多人會買來泡酒，因其果肉緊致，酸中帶脆，用來泡酒，味極清香甘冽。不似其它品種的李子，肉富漿質，酒極易渾濁，不僅酒色粗惡，有失觀瞻，酒味也是淡而不釀，難以討喜。泡李子酒，時間的拿捏須得精當，若是泡過了頭，酒就會失卻清新的果香。須將李子浸入低度的純米酒中，待到酒色呈現出鮮潤的淡青色，就是口感輕柔甘醇、味自奇勝的李子酒了。

飲李子酒的風俗，自古就有。元末陶宗儀的《說郛》引元代無名氏的《玄池說林》：「立夏日，俗尚啖李，時人語曰：『立夏得食李，能令顏色美。』」古代的婦女於立夏這天，會相約群聚而飲李子酒，謂之「李會」，說是能駐顏養容，永保面貌姣好。因而，李子酒也被稱為「駐色酒」。這一流風遺韻，如今已是蕩然無存，李子酒也不僅限於婦女，而是人人都能喝的了。

亦可將李子浸泡到米醋中，加入糖和大量的乾辣椒，另放一兩枚八角增香，數日即成李子酸。經過醋和糖的改造，甘酸有致的李子，吃起來極為爽心，是開胃消暑的妙品。就連浸泡的酸水也沾染了李子的清香，飲之別具風味，令人舌齒生津。

稍遲應市的李子，味道也更為佳美，色紅皮薄，軟熟多漿，用嘴咬開頂端的一小塊皮，就能把裡面的果肉吮而食之，融美甘甜，滿口溢香。其中尤以產於浙江嘉興、桐鄉的樞李為最佳。樞李又名「醉李」。據說春秋時越國曾敗吳國於嘉興，後來吳王又大醉西施於此，故以得名。樞李所產有限，難以致遠，清代甚至還有人因此獲罪。《清稗類鈔》載，光緒年間，嘉興一寺廟種有十餘株樞李，京中有人慕名，託當地一鄉紳前往索要。因索要者眾，寺僧不敷分配，有失友誼的鄉紳覺得失了面子，遂設局陷害寺僧下獄。幾經周折才獲釋的寺僧，為避免再有類似的禍端，乾脆把寺裡的樞李全部砍掉。

樞李因味佳而遭斫伐，與《莊子》所說的「桂可食，故伐之」如出一轍。人性中的貪惡之慾，千古不滅。

詩情畫意 花惑 就那麼 眺望著 以一種輕佻的姿態 婀娜的身影 半遮半隱在樹影裡 你用香靨而粉嫩的召喚 暗示一種信息 風情無限地 在枝頭招搖著 花期的多情 以及渴盼 只是 風雨不解你的春懷 只落得零落一地 殘香猶在

生活點滴

馮磊

聽音

搬到新的小區，早晨四五點鐘，竟然聽到公雞打鳴的聲音。於是就着窗外的燈光穿衣起床，循着聲音去找，發現是對門老李家傳出來的。

我自小在農村長大，習慣了鄉村裡那種雞鳴狗吠的熱鬧。現在人近中年，突然患了失眠症。深夜或者黎明，身邊人尚在酣睡。一個人望着天花板，我的心裡鬱悶極了。——在老李家門口站了一小會兒，聽着他家傳出的雞叫的聲音，我心裡一動，覺得異常親切。

在老李家門口站了五分鐘，我就回家了。回到家，又睡了一個小時才起床。這次的回籠覺非常舒服，妻子起床以後，發現我還在睡，悄悄準備了早點就上班了。一切照舊。第二天凌晨四五點鐘的時候，我又醒了。老李家的小公雞彷彿約定了一樣再次打鳴。站了幾分鐘，我回家了。

終於有一天，在門外聆聽半夜雞叫的時候，老李家的門開了。

他笑着說：「進來吧，外面冷……」我於是把事情的來龍去脈和盤托出。老李哈哈大笑，他帶我來到臥室，拉開抽屜，拿出一隻玩具公雞。隨手啟動按鈕，小公雞竟喔喔地叫了起來。

——原來，我每天聽到的是這個。我們坐下聊天。老李說，女兒在大洋彼岸留學，在那

邊安家。成家以後，生下一雙寶寶。後來，老伴出去侍候外孫。現在，家裡就老李一個人了。

老李告訴我，每天最難熬的，其實是凌晨。為了消磨時光，他曾想了很多辦法。一次到玩具城閒逛，發現了這隻會打鳴的公雞。就順手買了下來。

「不過」，老李有些失落地说，外孫們是不會對玩具公雞有興趣的。「他們肯定在玩另類的玩具……」

我聽了苦笑。老李的偶然之舉，竟安慰了我這顆漂泊的心。出門在外，久而久之，想家是必然的。而一旦回家，發現故鄉竟是一個虛幻的概念。是的，故鄉是只屬於我自己的。我曾數次回鄉，發現它音容大變。再過一段時間，估計連影子都不會有了。

從此以後，我和老李經常聊天。在一些場合，我會向別人談起自己偷聽半夜雞叫的故事，大家都撇着嘴笑我，說我未老先衰。

我去超市買來一隻MP3。睡不着的時候，就拿出耳麥，放一下公雞的叫聲自己聽。然後，在故鄉的夢裡，在麻雀繞屋簷、母豬拱豬槽的熱鬧裡睡着了。老李終於去了美國。之後，給我發來一封郵件。老李說，郵件是女兒代發的。女兒家住在城市的郊區，那是一所大院子，裡面養了些鳥兒。老李把鳥兒的叫聲錄下來發給了我，希望我能睡個好覺。我聽了一會，回郵件說聲音真好。

不過，我感覺，那叫聲遠不如老家的大公雞悅耳。這個想法，我沒有說出口。

遊蹤

吳翼民

黃山的包袱

上黃山真爽，卻又有點不爽。爽者，黃山的風景冠絕天下名山，——山峰的雄渾和峻峭各得其宜，松樹的古樸和靈秀各呈其姿，雲霧的浩瀚和詭譎各展其態。不爽者，到了山上，食宿都只能將就，價格數倍於山下不論，而且並不優質。這也難怪，山上寸金之地，旅店造價昂貴，每一粒米一棵菜都得從山下運達，纜車不能成就其事，都得靠挑夫一級一級挑運上來。所謂到黃山飽眼福、苦熬口腹是也。

經驗之談，都說上黃山最好自己帶足食物和衣服。食物的作用自不必言，衣服的作用也不小，因為山上山下氣溫相差懸殊，倘不帶足衣服，晨昏之時不挨凍才怪哩，何況還要看日出呢。於是深秋季節我借妻子黃山時所帶糧草衣服充裕，是準備和黃山較下子勁的，看旅遊團的同行者，皆鼓鼓囊囊隨身，一副睥睨不服的姿態。

由慈雲閣乘纜車登山，直達玉屏附近，下得纜車，放目處已是峰巒競秀、奇松橫斜，一邊天都，一邊蓮花，形勢險峻，令人驚心動魄。但此時山道上已摩肩接踵皆是遊人，人多勢眾，彼此都壯了膽，俱各按照遊黃山「走路不看景，看景不走路」的守則行事。導遊團的同行者，且在玉屏用餐觀光，然後遊山。

玉屏真是絕佳的觀光所在，看雙峰插雲、看怪石林立、看迎客松風姿綽約……同遊的一群退休醫務工作者個個心馳神往、心曠神怡。在車上我已跟他們熟悉，都是七十多歲的老人了，有的年屆八旬，是極難得出門旅遊的，絕大多數為初登黃山，便新鮮感油然而生。他們是可敬的，一輩子廝守在醫院病房救死扶傷，與大好河山無緣親近，又大抵生活節儉，所以和我們一樣，無不背着大包小包，價貴物



黃山風光。

網上圖片

次的團隊餐是不會去問津的。用餐休整後開始集體遊山，山路高低崎嶇，須每一步小心謹慎，又必須手扶著護欄鐵索，方可萬無一失。

行路難，背着鼓鼓囊囊的包裹，更覺艱辛。我知道這山道的漫長和艱難，憑我的體力和機警是不成問題的，但對那一撥老醫務工作者而言，就是非凡的考驗了。遊途中時見有人乘上了滑竿山轎，因遊人擁堵，轎子被舉過了頭頂，轎上人反而顯得驚險萬狀。問一下乘轎價格，二三十里山路得八百大洋。我們聽後都伸出了舌頭。又見人流裡推擠着一個個壯實的挑夫，幫遊人挑着一摞摞的行李，問挑行李價格，一隻小包五十元，一隻大包一百元，我們聽後又倒抽了口冷氣。但回過頭想想，轎夫和挑夫也不容易啊，在逼仄的山道、洶湧的人流裡幹活，不啻如刀尖上舔血。自然，我是不會作成他們的生意的，同行的老醫務工作者們也沒有一個去作成他們的生意，然而，他們中的多數已經氣喘吁吁，難以為繼了。我和妻子不由分說，從幾位年長體弱者肩膀上取過了包裹，背到了自己的身上，讓他們得以輕裝上陣，即便如此，有幾位老人仍然時不時地落在了後面。

旅遊團的隊伍拉長了、渙散了，跟別的旅遊團離散在一起，這下可苦了導遊。導遊人前後的跑、用手提話筒哇哇叫哇哇叫都無濟於事，只能到一個開闊之地——光明頂集合清點人數。一清點，少了兩個，一位是年屆八旬的老太太傅醫生，一位是姓許的加拿大籍台灣。都有些懸，傅老太太腿腳不便、行動遲滯，是旅遊團的「包袱」，不知給落在哪個山峯裡了；姓許的年三十許，寡言語、不合群，有些特立獨行，也是旅遊團的「包袱」，不知窺進哪個風景點逍遙自在去了。這時天色已晚，離我們下榻的西海還有數里路程，等等等不得了，導遊準備將我們導到西海後再折回去尋找他們二人。全團遊客紛紛責怪起這兩位遊客，我在嘆息之餘不禁有點洋洋自得，——要不是我幫助幾位老人代背了包袱，掉隊者怕不只是傅老太太一人了吧。

我們終於夕陽西下時到達了西海，大家喘着氣回望走過的山路。驀地，看到一老一少兩個身影從石階上慢慢地攀爬而來，如兩個剪影，貼在山崖的暮色中，——原來，從玉屏開始，那位姓許的加籍台灣遊客已經照料上了傅老太太，他自始至終攙扶着她、陪伴着她、保護着她、好不容易不遠萬里來次黃山，幾乎錯過了絕大多數風景。然而，他自己成了那次我遊黃山時所看到的最好風景！